



世说新语

阿福

◎蒋晚艳

采访阿福,我很烦恼。

餐桌上,要读诗,我无诗可读,便满怀深情地念了几行怀念母亲的文。文友们听得很认真,四周变得很安静。忽然,我要采访的主人公阿福,声音炸弹一样响起,“别念了别念了,再念,这酒没法喝了!”

书写被采访者,得懂这个人,得爱这个人,写出来的文字才有温度。可是,我如此忧伤,他那般嚣张,这样不懂风情的人,我怎么采访?

人群逐渐散去,我有任务在身,得留下。我坐在桌子这边,他坐在桌子那边,我生闷气,他呼哧呼哧地哈着酒气,那位一直在忙碌的中年女服务员在我和阿福之间视若无睹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不提问,他不说话,待到服务员工作快收尾了,我都闷地抬头,固执地看向他。只见,在两个翠绿的酒瓶中间,阿福通红的脸部肌肉不停颤抖,好像他那风云突变的皮肉下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。还有,他那天没离开酒窖、酒坛、酒柜的小眼睛,还噙着闪闪的泪花。忽然,“咚”的一声,他侧脸趴在桌面,朝天的脸青蛙一样气鼓鼓的,没一会居然打起鼾来。翠绿酒瓶宣传语为“一抹苍翠,一滴醇柔;三分雅致,七分尊贵”。这形象,这对比,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
“好了,一想到娘,你就这样!”这时,服务员走向前,捧起阿福的脸。

原来,服务员是阿福的妻子,叫阿玲。

“他喝酒,你怎么就甘心打杂?”我问阿玲。

阿玲腼腆一笑,让我帮忙把阿福扶到沙发上。她温柔地看着阿福,我谜一样看着她,没一会,两行清泪从阿玲眼眶涌出来,“我们的娘说过,无论站得多高,都不要忘本,能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做。”

阿玲说,阿福出生在大巴山中一个六口之家,曾经“巴山蜀水”交通闭塞、物质贫乏,生活举步维艰。一次春季流感,几岁的阿福晕乎了几天,大山深处的人不懂医,也看医难,阿福被当成“没气的娃”扔到离村几里地的山脚。阿福娘半夜三更一个人找到阿福,抱着阿福哭,哭着哭着,“死”了的阿福又毛毛虫一样扭动

起来。

“从过去走向未来,于一般人只是路,是历程,对阿福,是命,是重生。”阿玲给阿福盖上一件外套,带我走向餐厅侧面的酒架。酒架上,摆着一排排红彤彤的“家福酒”,蓝宝石一样的“恩师酒”,洁白的“友邻福”与红绿黑三色的“天福酒”……酒架靠顶的墙壁,竖着两行手写的字:

一粒粮食,千滴汗;
千道工艺,一滴酒。

阿玲微笑着摸摸这壶酒,又摸摸那壶酒,像刚刚抚摸阿福的脸一样温柔。过了好一会,她抬头看着墙面的字,慢悠悠地说,“字是阿福自己写的,他也是半个文人,他……”

正想听阿玲往下说,阿福走近,“啪啪”关掉电源开关,“出来,喝茶。”

刚端起茶杯,阿福的电话响了,“有太多的感伤别人无法领悟,随波逐流不知去向谁的国度,无情的风吹走了停歇的树,从此一个人踏上归途……”铃声设置为《伤心的男人请你不要哭》的阿福,一接电话就大笑几声,“哈哈!好!重庆大学?好!电子信息专业,好!”

电话连续几个,有微信语音,有微信视频,也有纯粹的电话,内容大体相同,都是全国各地向阿福报告研究生录取情况的。阿福接电话,开始坐着,说得兴起就站了起来,激动时就拍桌子,拍得我都有痛感。

三月底,正值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放榜。作为采访者,我对阿福有十万个为什么,“一个做酒的,又不是大学教授,怎么就那么多汇报学习的?”

“好,好!邹家人才辈出,‘家福酒’又可以酒香邹姓家族了!”我还在诧异,阿福又“咚”的一声坐下来,“蒋作家,后浪推前浪呀,哈哈,一代比一代强,一代比一代好。好!”

阿福“好”着“好”着就走出去了。

我待在原地,阿玲又哭了。

阿玲说,阿福扶持邹姓贫困学

子,是怀旧,是记恩,是扶持曾经的阿福。

阿福从小成绩优秀,也爱好文学,11岁就在报刊发表过诗歌,可是,因为家境贫寒,12岁被迫辍学到工地打工……虽然后来一路通过自学进过国企、当过记者,自己也成立过公司,但是,凭阿福的天赋和努力,如果从小家庭条件好一点,如果当初没辍学,如果他按部就班走进高考考场……如果少走一些弯路,那阿福,肯定不仅仅是如今的阿福。

原来,先通过广告公司成为千万富翁的阿福,后来因连锁服装店翻车,成为亏损近千万的“负翁”,从“一年四季没有冬天,围着身边的只有春风”,到欠条到处打、人情到处欠,阿福惭愧得不敢出门。那期间,阿福娘又毫无征兆地走了。

2015年初,朋友拉着阿福来到北方的一个酒镇散心,开始,阿福成天泡在酒坛里,抬头望天天是酒,低头踏地地是酒,呼吸的空气是酒,涌出的泪还是酒,在酒中浑浑噩噩度日。一天朝阳初升时,阿福在酒中清醒过来:

曾经,娘可以把您从死亡线上拽回来,如今,你为什么不能自己重新站起来?

于是,有了“家福酒”。

……

如今,阿福的“家福酒”与慈善事业已遍布全国各地。

有一次,我问阿福,你最感谢的人是谁?

是娘,没有娘,就没有阿福,没有“家福酒”。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

捡漏

◎李拴伍

过了个暑假,刘亮大变样。穿着阔气,手腕戴一只表,走在校园还不停地甩他的偏分头,更让人看不惯的是一个初二学生,怎么戴一副老年石头镜,把自己硬要打扮成小老头的模样。

班上的另类学生已经有好几个了,又出了一个么蛾子,真让我绷紧了神经。

那天,刘亮未到校,我打电话问他母亲,才知他跟爷爷去了集市,我强调:“是到校日,不休星期天。”妈妈说:“孩子知道,说是星期天有集,跟爷爷卖石头镜去了。”

“啥!卖石头镜?”

刘亮母亲解释:“就是低买贵卖,中间赚几个钱。”

“你们家长怎么能让干孩子干这事?”

刘亮母亲说孩子他爸不在家,她管不了。怪不得,这段时间,班上几个同学都戴上了石头镜,像上海滩青帮弟子一样在校园作怪,耀武扬威。

有一次,我在校园堵住了手拿石头镜的刘亮。

“你拿石头镜是什么?”

“推销呀!赚个生活费。”

“你是没吃的还是没喝的?”说完这话我觉得问得有点直白不妥,便转了话题问,“你还真有商业头脑,跟谁学的?”

“爷爷。”

“不好好学习,跟爷爷混迹在老汉群中有什么出息?你是学生知不知道?”

“怎么没出息,老汉群中有真货,还有古董。”

“还想捡漏?小心受骗。”

“老师,我真捡了一次漏,赚了一千元。”

“别再折腾了,好好学习吧,万一买副假的,可就惨了。”

“惨不了。”刘亮来了兴趣,

讲什么天然石头镜,透明度好,镜片内无明显杂质或气泡,色泽自然,柔和富有层次感,镜片硬度还高,用硬币轻轻刮擦表面不会留下痕迹等等,还真把自己当成了专家。

“去去去,上课去,别再卖了。”

如此下去会毁了这孩子。那天,我去了刘亮家。刘亮母亲不在家,只有他爷爷在。我说明来意后,刘亮爷爷说买买石头镜,只是他们老人之间的小买卖,一副石头镜也就赚个三百元左右。谁承想,孙子喜欢上了这营生。

家访后,刘亮老实了一点,不再拿副眼镜在校园晃来晃去。

不料过了两周,刘亮又拿着石头镜在校园晃悠起来了。

那天,我将办公室王老师在网上一副石头镜让刘亮鉴定,刘亮说不地道,还是低仿。王老师不相信,立即去眼镜店找熟人再鉴定,结果和刘亮说的一样,看来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。

给王老师鉴别了眼镜,刘亮又没到校,我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,他母亲说是爷孙俩中招了。她说,他爷爷从外地人手里花2000元大价买了一副石头镜,那人走后,爷爷总觉得不对,等孙子放学回家后,爷孙俩反复看,结果是一副高仿货,爷爷和刘亮追到邻县去了。

“这爷孙干的是什么事?再不收敛,我就向学校汇报,准备处理。”我对刘亮母亲说。

第二天,刘亮返校,我悬着的心放下了。那天,刘亮一直耷拉着脑袋,一问才知,没追着骗子,将最近赚的钱全赔进去了。

从此,刘亮有一段时间没在校园拿着眼镜卖了,但我总觉得他神秘兮兮的,有些不对劲,好在没有影响班级纪律和学习。

我想他该老实了,凭他学那点东西,还想玩大的?

那天,刘亮告诉我他找到了一种好的方法能鉴定高仿石头镜。

“我说,别折腾了,马上就要升初三,等你大了,有机会做大生意。”

刘亮说:“老师,您放心,我收心了。”

一周后,派出所两位千警找到学校要见刘亮,吓了我一大跳,这家伙是不是又给我添麻烦了?从千警的笑意中,我得知刘亮帮派出所侦破了一起专骗老年人的假石头镜团伙案件……

责任编辑:朱百强 美编:兰莹莹 校对:张琼

小小说

李飞去乡下大姑家拜年,出发前遵照父亲的嘱咐,米、面、油等生活用品,凡是能想到的他都带了。每次去大姑家,李飞都有些惆怅,他怕看到大姑的眼泪。

随着一声“姑”,李飞走进大姑的房间。大姑正躺在炕上,闻声愣了一下,颤巍巍地挣扎着爬起来,眯着眼睛瞧了半天。“我娃来咧!”急忙伸手去拉李飞,他下意识地坐在离大姑最近的炕沿上。

李飞吃了一惊,炕上竟然还坐着一人,但这不是表姐吗?有多少年没见过了?她的病好了?一连串的疑问在脑海里盘旋。看到李飞和媳妇、女儿进来,表姐从炕上站起来,溜下炕沿,趿着拖鞋也不说话,怯怯地站在一边,双手交叉于胸前。

李飞打量着表姐,只见她身着灰白棉袄,头戴一顶帽子,衣着倒也齐整,但皮肤粗糙暗黄,水波般鱼尾纹爬满了眼角,面容还算平静,但目光略显呆滞。李飞想拉表姐坐下,她摇摇头,趁不注意缓步走出房间。

大姑盘腿坐在炕上,发白似雪,赭石色的皮肤上皱纹斑驳纵横,眼睛浑浊、眼窝微微下陷,一双深褐色的眼

心愿

◎靳秀萍

似乎在诉说岁月的沧桑。满嘴只剩下几颗牙,嘴巴深深地瘪了进去。拉住李飞的手,大姑嘴唇哆嗦着,说:“甭带那么多东西,姑好着呢……姑这能闭着眼睛走了……”说着抹一把眼泪,重复道:“姑这能放心闭眼睛了!”

李飞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表姐结婚前因为陪嫁问题和姑父大吵了一架,结婚三天后,精神就出现了异常,男方带着她多处医治却不见效,几个月后,表姐就被送回了娘家。一年后表姐再婚,旧病复发又被送了回来,表姐疯了,从此十里八乡的人知道了,也就没人敢给她再提亲了。

李飞清楚地记得,他结婚那年带着媳妇去大姑家认门,发现表姐头顶脓水直流,疯疯癫癫的,拿起新衣服就往炕洞里塞,满屋子的亲戚劝不住,一个个面面相觑,午饭草草收场。从大姑的号啕大哭中,他得知是表姐将头放在蜂窝煤炉子上烧,大姑哭得歇斯底里:“她咋就不知道疼呢……咋就不知道疼呢……”李飞内心一阵痉挛,这是那个小时候曾经带着他玩的表姐吗?表姐虽说只是初中毕业,但心灵手巧,人也长得俊,可……天不遂人愿。

有一年,李飞清明回去给爷爷奶奶上坟,不远处一个披头散发、衣衫襤褸的疯女人在坟地周围徘徊,李飞心里一颤,快步追过去,是表姐!但见她目光呆滞,自言自语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。衣服连丑也遮不住,任凭他再怎么劝说,表姐却是早已认不出李飞来了。

李飞想把表姐带回大姑家,但她撒腿就向果园深处跑。从母亲口中得知表姐一直流浪在果园和坟地,不知饥饱冷暖,大姑每天四处寻找给她送吃的。

这些年来,虽不常回家,但表姐的情况李飞断断续续地从母亲口中略知一二。因为这个疯表姐,表嫂和大姑的矛盾日益激化,表哥在村人的责骂声中和大姑分了家。表嫂从起初粗言秽语的谩骂到后来拒绝表姐进家门。有一年,表姐失踪了三个月,大姑哭坏了一只眼睛。后来,有人在一户村民的果园发现了表姐,已分不清男女。至今没人知道表姐经历了什么。

三年前的一个雨夜,八十多岁的大姑在寻找表姐的路上摔伤,幸亏村人及时送到医院。李飞闻讯前去探望,大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诉着,才住了一周就嚷嚷着要回去,李

飞知道大姑牵挂的是表姐。

大姑拉着李飞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,眼前的情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:“姑,玲姐的病好了?”李飞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好多了,这一年来政府好几次来人把她带走了,说是去给她看病,年前又去了二十多天,回来就好多了,年前你表姐还给姑打扫卫生呢。”大姑浑浊的眼里噙着泪花,身子微微颤抖着,却掩饰不住心底的喜悦。

“好得很!这下好得很!……”大姑嘴里喃喃道,“政府说年后还要带她再去治治……”大姑抬眼看门外,憧憬的目光给了李飞一丝欣慰。

“姑要是走了,也就能闭上眼睛了……回去给你爸说,甭再操心姑了,姑能闭上眼睛了。”八十多岁的大姑哭着,说着,笑着。

李飞掏出几百元钱塞到大姑手里,大姑说:“姑不缺钱,你玲姐的病好了,姑的心愿也就实现了。”

旁边的厨房传来案板切菜的声音,李飞站起来要走。二十多年了,李飞从不在大姑家吃饭,他不想给大姑添麻烦。大姑却说啥也不松手:“你玲姐能做饭了。”

午饭后,走出大姑家,回望倚在大门两侧的大姑和表姐,李飞眼眶有些发热,他要尽快赶回去,把这个喜讯告诉病榻上的父亲。这,也是父亲的心愿!